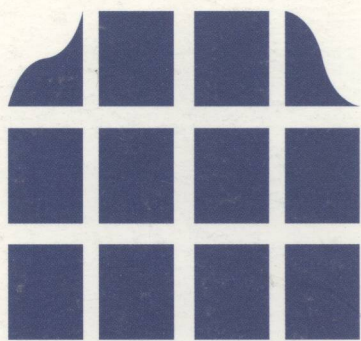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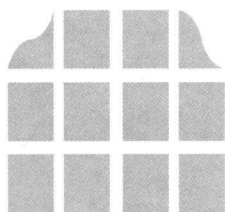


不寒窗集

车前子 著

不寒窗集

车前子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寒窗集/车前子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334-5307-7

I. ①不… II. ①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3478 号

不寒窗集

车前子 著

-
-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 出版人 黄旭
-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编:276017)
- 开本 635mm×965mm 1/16
- 印张 15.75
- 字数 145 千
-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4-5307-7
- 定价 2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010-62027445)联系调换。

目 录

不寒窗一集

- 3 城上不呼
- 6 俨若思
- 8 必加帚于箕上
- 12 脍炙处外，醢酱处内
- 15 临书但有惆怅
- 19 旧货摊
- 29 获麟与浣花
- 33 长安无缓步
- 39 蛇化为龟，雀化为蛤
- 44 诗话杂读
- 54 湖水年年到旧痕
- 61 熬粥读书记
- 65 金鱼与比目鱼
- 68 天文馆附近的植物园
- 72 手跋
- 75 手跋

不寒窗二集

- 83 戏言
84 残局
86 秘园
88 郁达夫册页
106 半天凉月酒人心
110 乃可迳来
114 切蛋糕的刀
117 让地主去研究梁小斌吧
120 不大不小，尺寸正好
124 食客与厨师
128 瞒天过海
132 梦游者的肉身
136 在场而主动
139 拜虫主义
142 初出江湖旧雨滂沱
145 进口出口，诗人读者
148 记忆
153 文字的纪录片
157 白银时代
159 达里奥
161 纪念博尔赫斯

162	偏执的爱好
165	偏看见
169	2003，书读流水
172	十年行乐图
176	声色与通感的旅游
179	万卷万里
183	读与写
184	别装蒜
186	一瓶汽水咕咕冒泡
190	休洗红
194	花繁苇简之书
198	粉绿与褐色漫漈
202	四只照相机
206	书法的终结

不寒窗三集

215	《杜撰记》选
224	《闻鸡集》选

不寒窗一集

(读书：一些散文，一些随笔)

城上不呼

夜深人静不说，白天也安安静静：往日中国，多安静啊。

夜读《礼记》，我首先这个感觉，生出愉悦。

往日中国人在车上不会大声咳嗽，不会乱伸胳膊，去城墙上玩，也不会指手画脚、大声疾呼。

《礼记·曲礼上第一》曰：“车上不广欬，不妄指。”“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在城墙上疾呼，会引起下面人的疑惑甚至恐慌。制定这礼仪的人，很有实际感受，不是杜撰。我青少年时期，与朋友们到古城墙上聊天，兴致来了，就呼（好像还不是疾呼），这让城墙下经过的人一阵疑惑（说不定恐慌）。如果呼在小巷，没什么距离，经过的人一目了然，即使疑惑也是稍纵即逝。城上呼，“居高声自远”，下面的人望不清楚，抬头茫茫。有一次我们一呼，几辆自行车撞在一起。这有点恶作剧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朋友，是常常同我上城墙玩的，他是我们几个人里身体最壮的一个，岁数略大，跑来跑去都携带一柄铁剑。他会气功，手指绕着蚊帐一转，蚊帐的四边麦浪般翻动。他出身苏北，大学毕业后还乡，结婚，不久就病逝

了。据说工作环境极不如意，他又心事重，当初全是“计划经济”，下不了海；无槽可跳。他是学纺织的。我还记得他用一只搪瓷茶缸喝烧酒的样子，搪瓷茶缸上印着鲜艳欲滴的花朵。)

城墙之上，黄土如沙，去年谁吐西瓜子，今年凝绿婴儿拳头大的西瓜。这西瓜再也不会长了，给它多少热风与呐喊也没用。说到瓜，《礼记·曲礼上第一》中也有礼仪，给天子削瓜，要先去皮，然后切成四块，再横切，最后盖上细葛麻巾。老百姓吃瓜，不能削，不能盖，要拿起来就啃。老百姓吃瓜去皮，就是失礼，就要治罪。我想那时候还没有西瓜吧，也没有香蕉吧。如果有西瓜香蕉，拿起就啃，不行吧。啃啃西瓜皮，还算清火；香蕉皮不但涩嘴难咽，据说引发便秘。“香蕉是瓜吗？”“圆的才叫瓜。”“苹果是圆的，为什么不是瓜？”“结在藤上的是瓜，长在树上的是果。”“那么‘投我以木瓜’的木瓜，明明如月长在树上，怎么不称之为‘木果’呢？”“反正结在藤上的是瓜……”“猕猴桃为中国原产，历史不短，算猕猴桃瓜呢，还是算果？猕猴桃是结藤上，但我决不会认它作瓜，我想你也不会认它作瓜。”有一种说法，皮厚者瓜焉，皮薄者果焉。那么皮在不厚不薄之间的甘蔗是什么？是树，一棵绿色的树？这个意象顶好，古人在甘蔗树下跟先生一起走：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

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这岂止安静，直接庄严了！其中有佳境。仿多了顾恺之的“渐入佳境”，我会觉得顾恺之也算不上古人，因为比顾恺之要古的古人可不是渐入佳境的，他们直接得多，甚至甘蔗都不用吃，就直达佳境了。一下子就到佳境：

城上不呼。

俨若思

《诗经》里“投我以木瓜”的“木瓜”，可能与我们现在见到的木瓜不同，它大概是中国土产，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改名换姓或者脱胎换骨了。现在见到的木瓜，原产美洲，有专家说由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带来，也有专家说是郑和引入的。西瓜的历史似乎复杂一些。有个典故“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里说，秦朝灭亡之后，东陵侯召平就隐居种瓜，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大家就叫它“东陵瓜”。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东陵瓜”就是西瓜。看来不是。八大山人有一首诗，“盘出东陵瓜，想见园中树”，按照字面解来，这东陵瓜似乎是结于园中树的，难道木瓜不成？秦朝的时候没有西瓜。中国原产植物不少，引进的也不少，一般说来，凡带“胡”的，比如胡瓜（黄瓜）、胡葱（大葱），是“第一代”引进植物，时间约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凡带“番”的，比如番茄（西红柿）、番薯（山芋），是“第二代”引进植物，时间约在唐宋元明；凡带“洋”的，比如洋葱、洋白菜（卷心菜），是“第三代”引进植物，时间约在清代和近代。想想我爱吃的洋葱、卷心菜，“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和

碧眼的李白都没吃过，我觉得我口福不浅，生活美好，拣到个大便宜。这也是一个大略，因为胡萝卜虽然姓“胡”，引进的时间并不在两汉或魏晋南北朝，确实可考为元代。这对我而言无所谓，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从“第一代”的“胡”、“第二代”的“番”到“第三代”的“洋”，命名不同，反映出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心理态度——它在转换：由轻视到重视。“洋”在后来成为赞美词，一直到十五六年前，如果说这个人“洋气”，就等于现在说“酷”。当然“洋盘”一词又另当别论。实在“洋盘”的准确写法是“扬胖”，终究与“洋”没关系。“洋”是赞美，但“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呢？戏文里蒋干说“曹营的事难办得很”。我瞎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礼记·曲礼上第一》说的老百姓吃瓜不能削的瓜是什么瓜，瞎想乃“俨若思”乎？

“俨若思”，《礼记》中的这个造句笔力千钧。

必加帚于箕上

我姑祖母有过很好的家教。我读《礼记》的某些章节，读出我姑祖母形象：她就在书里。小时候，我和妹妹们都怕她，因为她规矩太多。用当时的“道德标准”衡量，我和妹妹们没做错什么，就常常弄得她光火。现在想来，定是坏了她传承的规矩。她骂我“逆子”，我至今才明白，说来话长。“逆子”在吴方言里就是“不孝之子”，我顽皮是顽皮，可并没有不孝啊。我喜欢爬到桌上柜头玩，也喜欢在井边——趴着井阑圈看一大桶白白胖胖的云，似乎是从井底升起的，似乎又不是。很好玩的。如果这时候被我姑祖母撞见，就会一声骂：“逆子！”当然她的骂声并不高，怕我吓一跳而从柜头掉下，或者迅雷不及掩耳般落进井里。这样的事在邻居中发生过。我爬高落低，仅仅只能说明我顽皮，怎么是“逆子”呢？《礼记》解我惑也。《礼记·曲礼上第一》里说：

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

为了避免父母双亲担心。让父母双亲担心，自然是不孝

了。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也是此意吧。我爬到桌上柜头，就是“登高”；趴着井阑圈，就是“临深”——啊！大大地不孝呀。现在，我是大大地佩服起我的姑祖母了。“不登高”大概是孝子必备的修养，因为紧接着这一条，此书又重复一遍：“孝子不服闇，不登危。”“闇”就是“暗”，孝子不应该暗中做事。危也有高的意思，“危楼高百尺”。

我大大地佩服姑祖母，连骂我都用典。我比她识字多了，因为她不识字，但她的这个典故我是至今才弄明白，原本还以为她老糊涂了，骂得文不对题。她是从哪里修来的学问？仙人托梦耶？大儒转世耶？《礼记》对我而言，是极其深奥的，比如孝子不应该暗中做事，为什么？又凭什么呢？脱衣上床，有的人习惯先把灯灭了，再脱衣，再上床，这就是不孝吗？这就是逆子吗？或者灭灯上床不算暗中做事。

幸亏极其深奥处与十分通俗地平分秋色。我妹妹童年就勤快，一天要扫几次地。她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拿着簸箕，颤颤巍巍跑进卧室，她那时候人小，扫帚簸箕可能刚拿得动。如果这时候被我姑祖母撞见，非要她把扫帚盖在簸箕上，合在一块后才能进卧室扫地。在客堂里扫地也是如此。扫帚簸箕一般放在灶下间（“灶下间”乃土话，就是书面语“厨房”）。我以前以为是怕灰尘扬起，所以要把扫帚盖住簸箕，当然，怕灰尘扬起也是一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却建立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之中——是像我姑祖母这样的中国人对经典的身体力行。因为《礼记·曲礼上第一》里说：

必加帚于箕上。

我姑祖母发展了《礼记》，因为在“必加帚于箕上”是有个前提的，即“凡为长者粪之礼”，而我妹妹是打扫她和小妹妹两人的卧室，《礼记》上并没有“必加帚于箕上”的规定。

“必加帚于箕上”，想想这样的文字赫然写在经里，好玩得庄严，庄严也就变得好玩了。看来儒家自有它很好玩的一面，不然也就玩不到现在。

好玩的地方还很多。比如“执轻如不克”（《礼记·曲礼下第二》），也很好玩。下人拿着主人的东西，这东西即使很轻，也要像拿不动的样子，就是说捧住主人的一条裤带，你要像肩扛一头牛似的。

比如“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礼记·曲礼下第二》）。国君命士射箭，碰巧这个士只会投壶，不会射箭，就要找借口说自己有病在身，前几天上山背柴，腰肌劳损。好玩不好玩？一本正经教你找借口，教你撒谎。我觉得更好玩的是，设想那天国君叫了几十个士射箭，碰巧这几十个士都不会射箭，《礼记》是要人身体力行，作为日常生活之准则的，这几十个士鱼贯而入，众口一词：“前几天上山背柴，腰肌劳损。”国君大概要担忧了，山不要成荒山？大手一挥，说：“今天不玩射箭了，都给我种树去！”

比如“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礼记·曲礼下第二》），也很好玩。不是三代行医，就不吃他开的药。照此标准我们

目前的医院全部关门。

比如“庶人耆老不徒食”（《礼记·内则第十二》），也很好玩。平民百姓到了六十岁，就不能光素食了，还要吃肉。这让他为难。